

恋家

□鲁明星

他,刚过而立之年,公司部门经理,算是个事业小成的成熟男人。这年头,专爱人家老公的疯女孩也着实不少,在一次联谊会上,她,爱上了他,是那种很俗很俗的一见钟情的爱。

常言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纸”,她以相见恨晚的激情,借助未婚女孩子年龄与外形上的绝对优势,很快就捅破了那层本来就形同虚设的窗户纸。

遇到丈夫搞“感情走私”这档子事,作为妻子,要么是第一个知道,要么就是最后一个知道。而他的妻子,是那种从不将自己的丈夫往坏处想的傻女人,就算有人在她面前证据确凿地揭露她丈夫的不轨行为,她也未必能够相信。丈夫晚上“开会”,她就抱着枕头在床上等着;丈夫有“应酬”遇到了酒局,她就沏好茶水在家里候着。

其实,他也是一个很爱自己的妻子、很懂得准时回家的好丈夫,但他总觉得自己平静如水的生活似乎缺少点什么。那天,当火一般热情、风一般飘逸的她突然闯进他生活的时候,感觉告诉他,这就是他潜意识中在等待和需要的。送上门来的好处,他没有能力拒绝,说白了是他不想拒绝。

有人说,男人寻求的就是感觉上的新鲜,新鲜劲儿一过,男人的良知也就随之苏醒了;又有人说,三十岁以上的大男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抵御外界美色诱惑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差了。反正,男人觉得自己也挺难的;反正,男人做每一件事情,都能找出说服自己的理由。

一个周末的午后,他坐在自家的阳台上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妻子走了过去,从后面很温情地抱住了他的脖子。过了一会儿,妻子调皮地拉起他一只耳朵,啄木鸟似的歪着脑袋向耳孔里看了一下,然后娇滴滴地埋怨道:“呀,全是耳屎,脏死了!”她找来一只小巧的挖耳勺,猫儿似的偎在他的肩头,小心翼翼地为他清理着耳孔。

不知怎的,他竟像孩子似的闭上眼睛,任凭她把耳朵东拉西扯摆布。当时,他耳孔中麻酥酥的感觉使他忽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个午后,那时他们俩正在热恋,他闭着眼睛躺在开满小花的草地上,她偎在他的身边,也像今天这样“缠人”。她用一根细细的毛毛虫状的狗尾草不停地“骚扰”他的鼻孔,一下、两下、三下……他终于忍不住了,“阿——嚏!”打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喷嚏。那个大喷嚏,让他们俩笑成一团,确切地说是缠成了一团。

那时候,天真蓝,花真香。他们俩肆无忌惮的笑声惊飞了不远处两只不知名的鸟儿。“喳——”鸟儿叫了一声,消失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蓝天白云里。她一只手扯起他的耳朵,很调皮地说:“听见没?那鸟儿说‘家’……”

想到这里,他心头猛然一颤,有种酸酸的感觉如潮水般涌了上来。他转过身来,什么话也没有说,一把将妻子拥在了怀里。太阳暖暖地照在他们俩的身上。他忽然觉得,这么暖的太阳好久未遇到过了……



曾经的诺言,现在实现

□舒曼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那么,苏静和肖飞这对曾经的夫妻,是多么希望时间定格在那个血色黄昏之前啊。

肖飞带着三岁的蓓蓓散步时,因为接听一个电话松开了手,疏忽之中没有注意到追逐一只蝴蝶的蓓蓓甩动着两只小脚跑到了马路中间,一辆汽车疾速驶过……

天,塌了。面对惨不忍睹的事故现场,苏静崩溃。她,选择和肖飞离婚。苏静执拗地认为,如果不是肖飞照看不周,她的蓓蓓就不会遭遇飞来横祸,她不能也无法饶恕肖飞犯下的罪过!

蓓蓓被撞身亡,已经在肖飞心头戳上了一把刀;苏静愤而与他离婚,又在他流血的伤口上继续补了一刀!

一年半过去,苏静经人介绍组建了新家庭。肖飞闻讯毅然从原单位辞职,远走他乡,彻底离开这座伤心之城。

二

斗转星移,两年的光阴又匆匆而逝。

再婚后的苏静,为丈夫彭轩生了一个宝贝儿子。夫妻二人将这个上天送来的珍贵礼物宠溺得无以复加,恨不能将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个小宝贝的身上。

肖飞呢,在漂泊到云南丽江古城后安定下来,想方设法四处筹资,在当地开了一家咖啡馆,名为“下一站”。

“这个店名我喜欢,咖啡的味道我更喜欢,我愿做你这家店的粉丝!”那天,一个女子来到肖飞的店,要了一杯卡布其诺,一边细细品尝,一边用甜糯动人的嗓音对正忙碌着的肖飞发出感慨。

肖飞转头看了美女一眼,淡淡以对:“谢谢!”旋即,扭过头去,继续忙碌。

“我叫萍儿,以后会常来的!”

接下来的日子里,萍儿几乎总在傍晚时分光顾肖飞的咖啡店。常来常往久了,萍儿便和肖飞在不知不觉中混得熟了。

“我今天不要咖啡,要那瓶威士忌。”不知为何,那天萍儿再来时,却改了调性。

肖飞一脸的惊诧。他看了萍儿许久,开了一瓶威士忌,又拿来一只亮晶晶的玻璃杯,一起放在萍儿面前。萍儿不再作声,一杯接一杯,自斟自饮;酒过半瓶,肖飞意欲拿走酒瓶,却被萍儿抢过,仰脖“咕噜咕噜”又是一阵狂饮……

“那,那个王八蛋,我们三年了……他却,却被一个富婆一句话勾走……”萍儿断断续续、语不成句,却道出事情的大概眉目。

三

第二天酒醒之后,萍儿发现自己蜷缩在咖啡店的卡座上。

“以后,可不能再这样喝酒了。为不值得的人伤害自己的身体,无异于对自己犯罪。”肖飞认真地对萍儿说,“倒在大街上被人‘捡尸’的那些女孩多危险?你应该懂的。”

“哦!”萍儿狼狈不堪地赶紧溜回家。

半个月的时间里,萍儿再也没有在肖飞的店里出现。再来的时候,她竟然勇敢地对肖飞表白:“酷酷的帅哥,我不知道你从哪儿来,也不想过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但是,现在,我爱上你了。你要对我负责!”

肖飞看着面前的小女生,一时竟有些窘迫:“我曾结过婚,配不上你的。你应该拥有真正爱你、在乎你的更好的男人。”

“我不在乎你的婚史,我只在乎你爱不爱我!我这人一根筋,认定一个人就守着这个人,我愿意等。”萍儿居然倔犟得像头牛呢。

肖飞无语。他知道,那个名叫苏静的女人尽管已经再婚,但是,她在他心中的位置,无人能够取代!

四

果然,萍儿还真是说到做到,只要别无他事,她每天总会抽出一定时间到肖飞店里喝咖啡“打卡”。

肖飞依然和她保持着原来的距离。

肖飞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千里之外他的故乡,他从未放下的苏静,却再次遭遇了人生中的不测。

那天晚上,苏静的邻居家中出现燃气泄漏,户主在浑然不察的情况下点火做饭,结果瞬间发生爆燃!突发事件殃及同层住户,苏静的丈夫彭轩当场身亡;怀抱幼子的苏静虽侥幸逃过一劫,但半边脸却被火焰灼伤……

再次面对无妄之灾的苏静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唯一令她庆幸的是,儿子毫发无损。但再婚丈夫身亡、自己面部毁容、孩子还年幼,这往后的艰难生活,又该如何面对?

苏静几次意欲轻生,可看着一脸茫然且无辜的爱子,她痛苦的泪,只能往肚子里咽,不敢舍弃孩子不负责任地自寻短见……

肖飞听到消息后,连夜整理好行囊,关了店,匆匆乘飞机赶回故乡。

“不是出于同情,更不是单纯赎罪,只是想给你们母子一个安全的港湾,兑现我曾经对你许下的诺言。”肖飞再也不想让这个自己牵挂的女人逃脱,“请你们母子再给我一个机会!你的儿子,我视同己出!”

他几乎带着几分强迫,帮苏静向单位请好了假,将苏静母子二人带到丽江,准备照顾着他们休养一段时间。

欢天喜地的萍儿冲进了重新开张的咖啡店,她看到店里新添的两个人,懵了。

肖飞微微一笑:“我给你介绍一下……”